獨醒雜志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紹興甲戌，省試別院，以「中和節」為詩題。舉人上請，主司答云：「元宵已過，寒食未來。」蓋謂此二月節也。然按後漢《周舉傳》，太原郡舊俗，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龍忌之禁，在其七月，咸言神靈不樂舉火，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，莫敢煙爨。老少不堪，間或寒死，故因謂寒食為禁煙節。舉既為刺史，作吊書以解民之惑。則所謂寒食者，果何與於清明耶？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，不知又何據也。劉丞相沆為士人時，攜一僕赴禮部。夜臥，忽驚起哭，丞相怪問，僕曰：「不祥殊甚，不敢言。」再三詰之，曰：「夢主君為人斫去頭。」丞相曰：「此乃吉證，斫去頭，留得項，我當為第二人。」果於王拱辰榜第二人賜第。」（劉沆）

坡、谷同遊鳳池寺。坡公舉對云：「張丞相之佳篇，昔曾三到。」山谷即答云：「柳屯田之妙句，那更重來。」時稱名對。張丞相詩云：「八十老翁無品秩，昔曾三到鳳池來。」坡公蓋取此也。

漢博士選三科，高為尚書郎，次為刺史，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博，此制最合人情。予嘗欲依仿漢制，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。蓋特奏第五等人，皆以為諸州助教，士人晚境至此，亦疲矣。然猶或至於納敕不願受者，辭其名而冀其祿也。

夫市井、巫醫、祝卜、技藝之流，孰不以助教自名，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，宜其不樂聞也。予謂不若因補為本貫州縣學職，以名次次第授之，自上而下，由州而邑，三歲而易，新故相代，蓋以州縣學職言之，則其名正，予之以三年之祿，則其禮優。況今居是職者，往往多後生新進，躐取而強處之，人多不服，倘舉以授舊人，亦得尚齒之義。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，諸孫尚幼。一日戲狎，言語少拂寺僧之意，僧大怒，叱罵不已。公坐於堂上，僧誦言過之，語頗侵公，公不之顧。家人聞之，或以告，公亦不應。翌日，僧悔悟大慚，遂詣公致謝，公慰藉之，待之如初，若未嘗聞也。（范純仁，范仲淹子）

宣和中，太白見，甚高。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秘，見而嘆曰：「是兵象也，國家其有外患乎？」因與僚友同觀，憂形顏色。未幾，敵犯畿甸。後周芑秀實來倅廬陵，贈詩云：劉郎校書天祿閣，太白下觀光昭灼。心知漢祀厄中天，夜半瞻星涕零落。尚書字美中。

王荊公在相位，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，因謁公，公約之飯。翌日，蕭氏子盛服而往，意謂公必盛饌。日過午，覺饑甚而不敢去，又久之，方命坐，果蔬皆不具，其人已心怪之。酒三行，初供胡餅兩枚，次供胾臠數四，頃即供飯，旁置菜羹而已。蕭氏子頗驕縱，不復下箸，惟啖胡餅中間少許，留其四旁。公顧取自食之，其人愧甚而退。人言公在相位，自奉類不過如此。（王安石）

兩府例得墳院，歐陽公既參大政，以素惡釋氏，久而不請。韓公為言之，乃請瀧岡之道觀。又以崇公之諱，因奏改為西陽宮，今隸吉之永豐。後公罷政，出守青社，自為阡表，刻碑以歸。江行過采石，舟裂碑沉，舟人曰：「神如有知，石將出。」有頃，石果見，遂得以歸，立於其宮。紹興乙卯宮焚，不余一瓦，碑亭獨無恙，信有神物護持云。

毛文捷，字長卿，吉水人，淳化三年進士及第。王冀公與之為同年生，雅相友善。文捷豪放不羈，冀公素奇之。景德中，知舒州望江縣，冀公時知樞密院，薦知名士四十二人，文捷在其中，獨以韜略許之。真宗召至闕下，親禦便殿，試以平西夏方略。文捷對極詳明，上大喜，除秘書省校書郎。其制詞云：毛文捷，通經典禮，廷對方謀，茲謂碩材，可宜旌勸。

夏英公帥江西日，時豫章大疫，公命醫制藥分給居民。醫請曰：「藥雖付之，恐亦虛設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醫曰：「江西之俗，尚鬼信巫，每有疾病，未嘗親藥餌也。」公曰：「如此則居死於非命者多矣，不可以不禁止。」遂下令捕為巫者杖之，其著聞者黥隸他

州。一歲，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。江西自此淫巫遂息。（夏竦）

范忠宣公謫永州，年七十餘矣。每朔望日，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，及宣賜器皿於堂上，率其子孫羅拜其下。拜畢，緘藏如初。然後長幼相拜，啜茶而退。自始至及北歸，未嘗或輟。先君官零陵時，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。士人多有識公者，具言如此。

國初，江西亦用鐵錢。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，尾有題字云：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，新淦縣揚名鄉胡某，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，寫經六十卷。玉梁觀後改為承天宮。

徽宗嘗內宴，顧問梁師成曰：「先王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。今西北既賓服，天下幸無事，朕因得遊宴耳。」師成對曰：「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上問蔡京曰：「師成之言如何？」京曰：「樂不可極爾。」上喜曰：「京之言是也。」

寇萊公謫居道州，初至，不諳風土，欲得樓居以禦嵐瘴之氣，而力不能舉。一日，與客言之，客曰：「此易事。」乃以語郡人，於是爭為出力營建，不日落成。及公薨，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，至今奉事唯謹。（寇準）

呂丞相大防微仲，罷相，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。制有曰：「改元而後，與政歷九年之間。有國以來，首相踵三人之久。」蓋自國初至元祐，為首相者，居位多止七八年耳。

大觀四年五月，彗星出於奎婁之間。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，上頗焦勞。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，上亦浸薄京之所為，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。給事中何昌言奏言：「大臣被降責，須有章疏。及所得聖語文字，俱合過門下省。今京降官罷相，乃止有麻制。又錄黃各一道，並無事因。乞依自來體例，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，作定本關報，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。」上從之，遂以章疏付外。何給事，字忠孺。

國朝自章聖，始命致仕者給半俸，然非得旨者不與，遵唐制也。唐人致仕，非有敕不給俸。今致仕者例給其半，與舊制異矣。

仁宗皇帝嘗閑步禁中，聞廡外有嘩者，稍逼聽之，乃二衛士。甲曰：「人生富貴在命有無。」乙曰：「不然，今日為宰相，明日有貶削為匹夫者。今日為富家，明日有官藉而沒之者。其權正在官家耳。」因相與詰難，未服，故爭辯不已。帝因密識其人。一日，出金奩，封緘甚密，特呼乙送往內東門。行將達，忽心腹痛作，不堪忍，懼愆其期，偶

與甲遇，令代捧以先。門司啟奩，乃得禦批云：「去人給事有勞，可保明補官。」乙隨至，則辯曰：「已得旨送奩，及門疾作，令甲代之爾。」門司覆奏，帝命與持至者，甲遂補官。

唐子西《內前行》，為張天覺作也。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，蔡京以少保致仕，四海歡呼，善類增氣。時彗星見而遽沒，旱甚而雨，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。上大喜，書「商霖」二字以賜之，且謂之曰：「高宗得傅說，以為用汝作霖雨。今朕相卿，非是之謂耶？」故子西之詩具言之，其詩云：內前車馬撥不開，文德殿下聽麻回。紫微侍郎拜右相，中使押赴文昌臺。旄頭昨夜光照牖，是夕收芒如禿帚。明日化為甘雨來，官家喚作調元手。周公禮樂未要作，致身姚宋也不惡。鄉來兩公當國年，民間斗米三四錢。

張楚僭偽，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，經由淮南。向公子諿伯恭時為發運使，因拘囚之，驗其文券，見南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，伯恭遂檄使勤王，有「不可汙張巡，許遠之地」等語。後達上聽，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。

蔡絛約之，好學知趨向。為徽猷閣待制時，作《西清詩話》一編，多載元祐諸公詩詞。未幾，臣寮論列，以為絛所撰私文，專以蘇軾、黃庭堅為本，有誤天下學術。遂落職勒停。

祖宗官制，同是一官，而遷轉凡數等。自將作監主簿至秘書監，其遷秩各視其品。若卿列館職，則為一等。出身人，則為一等。蔭補人，則為一等。雜流，則為一等。所以甄別流品，為至嚴密也。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，其遷除則為一等。蓋兩制，兩省官，皆極天下之選，論思獻納，號為侍從，故不復分等級。然其超等而遷，則惟宰相執政而已。

湖湘官道，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。父老相傳，以為寇萊公為丁、曹所誣蔑，謫為道州司馬，欲以憂困殺之，陰令於衡湘間，十里則去一堠，以為五里，故道里之長如是。公既居道，一日宴客，忽報中人傳敕來，且有持劍前行者，坐客皆失色，公不為動。中人既至，公謂曰：「願先見敕。」中人出敕示，乃貶雷州司戶。因就郡僚假綠綬拜命，終宴而罷。

江西自國初以來，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。紹聖四年，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，里人傳以為盛事。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：「萬里一時開驥足，百年今始破天荒。」蓋記時人之語也。

東坡還至庾嶺上，少憩村店。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：「官為誰？」曰：「蘇尚書。」翁曰：「是蘇子瞻歟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乃前揖坡曰：「我聞人害公者百端，今日北歸，是天佑善人也。」東坡笑而謝之，因題一詩於壁間云：「鶴骨霜髯心已灰，青松夾道手親栽。問翁大庾嶺頭往，曾見南遷幾個回。」

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：「山下蘭芽短浸溪，松間沙路淨無泥。」白樂天詩云：「柳橋晴有絮，沙路潤無泥。」淨潤兩字，當有能辯之者。

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，除京城四壁守禦使。與時相議不合，鐫官落職奉祠。京城既失守，敵欲得公，用事者詒公以割地遣詣敵營。敵得公喜甚，即館於僧寺，遣人為言國相知公名，將欲大用。公曰：「偷生以事二姓，有死不可！」國相蓋謂粘罕，公守真定時，敵人攻城不能下。再入寇而公已去，真定遂陷，故以此知公也。車駕既北狩，敵復遣人謂公曰：「請以家屬北去，取富貴，無徒死。」公仰天大呼曰：「有是乎？」召其指使陳灌謂曰：「國破主遷，乃欲用我，我寧死耳！」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，以衣絳自縊死。粘罕聞而嘆曰：「是忠臣也。」令葬之。公薨八十日，其子始克具棺斂，顏色如生，人以為忠節之氣所致云。朝廷褒其死節，謚忠顯，又賜碑額為「旌忠褒節」之碑。公名韐，建安人。

元祐初，山谷與東坡，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。飯罷，山谷作草書數紙，東坡甚稱賞之。穆父從旁觀曰：「魯直之字近於俗。」山谷曰：「何故？」穆父曰：「無他，但未見懷素真跡爾。」山谷心頗疑之，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。紹聖中，謫居涪陵，始見懷素自敘於石揚休家，因借之以歸，摹臨累日，幾度寢食，自此頓悟草法，下筆飛動，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。始信穆父之言為不誣，而穆父死已久矣。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，恨穆父不及見也。

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，每見他人所藏，臨寫逼真。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，元章即卷軸入懷，起欲赴水。攸驚問何為，元章曰：「生平所蓄未嘗有此，故寧死耳。」攸不得已，遂以贈之。

豫章晷漏，乃曾南仲所造。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，宣和初登進士第，授南昌縣尉。時龍圖孫公為帥，深加愛重。南仲因請更定晷漏，帥大喜，命南仲召匠制之。遂範金為壺，刻木為箭，壺後置四盆一斛，壺之水資於盆，盆之水資於斛，其註水則為銅虬張口而吐

之。箭之旁為二木偶，左者晝司刻，夜司點，其前設鐵板，每一刻一點，則擊板以告。右者晝司辰，夜司更，其前設銅鉦，每一辰一更，則鳴鉦以告。又為二木圖，其一用木，薦之以測日景。其一用水，轉之以法天運。制器甚精，為法甚密，皆前所未有。南仲夜觀乾象，每預言其遷移躔次。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，時窮冬盛寒，仰臥床上，徹其屋瓦以觀之。偶睡著霜下，遂為寒氣所侵而死。其學惜無傳焉。獨晷漏之制，其子嘗聞其大概，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。南仲名民瞻，廬陵睦陂人也。

南仲嘗謂：古人揆景之法，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，然止皆較景之短長，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。其在豫章為晷景圖，以木為規，四分其廣而殺其一，狀如缺月，書辰刻於其帝為基以薦之，缺上而圓下，南高而北低，當規之中植針以為表，表之兩端，一指北極，一指南極。春分已後，視北極之表。秋分已後，視南極之表。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。自負此圖以為得古人所未至。予嘗以其制為之，其最異者，二分之日，南北之表皆無景，獨其側有景，以其側應赤道，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，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，二分日行赤道，故南北皆無景也。其制作窮賾如此。